

1931 年基本信仰 22 条：叙事转向的历史节点

——从“末世终点”到“福音起点”的范式转移

“惟彼为我磐石、为我拯救、我之高台、我不至于大震兮。”——诗篇 62:6

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主内家人，大家安息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今年的马年进入第二个安息日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回到复临信仰的根基和柱石，做一个进一步的历史回顾。今天的主题是《1931 年的基本信仰 22 条：叙事转向的历史节点——从“末世终点”到“福音起点”的范式转移》。

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：

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慈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分析回归复临信仰的根基和柱石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回顾 1931 年的基本信仰，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，更加坚定我们回归的步伐，坚定我们的信仰，帮助我们的实践。我们献上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！

引言：1919 年的隐形转折——操作系统何以被更换？

我们上一次谈到了 1919 年的圣经会议。可以基本上做一个结论：这次会议是方法论和权威结构的一个隐形转折点。这次会议无声无色，但是非常有结构性，是把安息日会的神学架构悄悄改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。

我们今天用手机就知道，苹果和华为使用了不同的操作系统。这个会议带来了几个深远影响的方向：

第一，释经学的福音派走向。会议提倡以历史-文法解经为主要的规范方法。这带来一个重大的结构后果：我们天上的圣所和预言解释体系，原来依赖的是历史-预表-终末应用的三重结构。现在，这个体系需要被解释了——你怎么会得到这些东西？要从文本文法上来解释。后面有些人越走越远。

第二，预言之灵权威向后退居。从解释和整合教义的结构中心，退居为建立生活与属灵感化的辅助资源。我们以前，预言之灵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提供属灵的劝勉、实践的指导，在很多的教义上，它提供的是权威性的指引。但是 1919 年的圣经会议之后，这个地位发生了变化。多数人认为预言之灵不是解释圣经的体系，它有多重的功用，但在核心的教义上面，认为它只是提供我们的灵修资料，在解经上没有权威的地位。后来出现了关于但以理书七章的问题，就越走越远，完全背离了文本本身的经文要求。

第三，权威体系的重排。但是经过这一次会议之后，就把解释权逐步由受过“福音派神学”训练的学者来承担。就从早期的依据“预言-启示体系”解释圣经，转向了依据“现代学术释经”方法来解释圣经。

我这里插一段话，我用英文写了一本《但以理书：宣教视角解读与应用》，结果有人就提出，是不是要经过“圣经研究委员会”看一下？我认为可以，他们一看我用的方法不是他们的“现代学术释经”方法，我用的是“启示-预言体系”解经的方法。他们看这个方法，就给它否定了，说这个“方法论”不对。

所以 1919 年的会议，它没有改变基本的教义，但是它改变了运行的环境和解释的原则，把这个操作系统给改了。在这个操作系统之下，你说我们这个教义该怎样向世人来呈现呢？

一、1931 年 22 条：双轨制的诞生

这个时候，1931 年出现的这个基本信仰 22 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，它反映了这种操作系统改变以后的状况。这是安息日会历史上第一次发布一个全面、系统的教义声明，它试图在传统信仰和新的释经方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。

我先把这个 22 条的条目给大家念一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圣经的默示与权威 | 12. 恶人最终灭绝 |
| 2. 三位一体的上帝 | 13. 2300 日预言与 1844 年圣所洁净 |
| 3. 基督的完全神人二性与代求之工 | 14. 天上圣所与基督的大祭司身份 |
| 4. 重生与生命更新的必要 | 15. 三天使信息与末世宣告 |
| 5. 洗礼 | 16. 查案审判始于 1844 年 |
| 6. 律法的永恒性 | 17. 基督徒生活与身体为圣灵的殿 |
| 7. 第七日安息日的遵守 | 18. 十一奉献与管家责任 |
| 8. 律法、恩典与称义 | 19. 圣灵恩赐与教会职分 |
| 9. 人本无永生，永生为恩赐 | 20. 基督荣耀可见的复临 |
| 10. 死亡为无意识的状态 | 21. 千禧年与宇宙最终审判程序 |
| 11. 义人与恶人的两次复活 | 22. 新天新地与永恒国度 |

这个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有一半的体系基本上是转向和外面教会的体系一样——十字架、个人救恩、系统神学的这个模式。但是还保留了一半，还是在圣所框架之下来叙述我们的信仰体系。

但是它的起点有一个转变：从宇宙法庭的最终末世神学框架，转向一个个人成圣和伦理的方面。开始和福音派的系统神学的方法是一样的：圣经、三位一体、耶稣的神人二性、重生、洗礼。就这样子。

二、结构分析：叙事入口的转移

我们就像盖房子一样。房子首先有根基，耶稣说这律法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你觉得律法是应该放在圣经之前，还是放在圣经之后？律法是根基，圣经是在这个根基之上的建造。你的信仰体系先把这个建造摆出来，把这个律法挪到后面去，根基放到后面，这个不太符合正常的程序，也不符合历史。

因为在写《圣经》之前，是以口述向人启示真理。上帝的启示一上来肯定是“律法”摆在前面，对吧？口传的启示也是对于律法的发挥。我们下一次还会讲到“预言之灵”的问题。

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：**大光和小光的关系**。我们以前谈过，还可以再谈一下。你就是十亿根蜡烛点在一起也赶不上一个太阳嘛！太阳是大光，上帝的律法是他亲口所说，亲手所写，是他自己荣耀的光辉，是他荣耀品格的写真。它不是大光是啥？先知的作品就是来转述、解释、应用、维护、提高、捍卫，高举上帝的律法，高举上帝的计划。

1931年的22条，把律法放在第6条，安息日放在第7条，安息日又是律法的核心，所以它把6、7、8条放在律法这个位置。因为这个时代和早期传承下来的传统还比较近，所以律法的位置还摆得比较前，安息日也摆得比较前。我们今天讲这个律法，放在第19条，安息日放在第20条，是放得比较后了。

接下来就开始谈特色的认识了：永生，人是没有永生的，人的性质、死亡的状态、复活、恶人最终的灭绝。13条往后是讲圣所、末后的事件——2300日预言与1844年圣所洁净、天上圣所与基督的大祭司身份、三天使信息与末世宣告、查案审判始于1844年。中间插了17、18、19这三条：基督徒生活与身体为圣灵的殿、十一奉献与管家责任、圣灵恩赐与教会职分，把它插到后面。

但是，复临信徒从圣所发现的末代真理，在这个22条中间还占有一半的地位。但他讲故事的方式，他是从个人的受洗开始，从生命的更新开始。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。

三、叙事起点的转移：从圣所到个人

希伯来书第六章说，我们不是要再重新树立根基，而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——就如同懊悔死行、信靠上帝、各样的洗礼、接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教训。这些都属于根基性的东西，我们要离开这些根基，进到洁净圣所的、末后的现代真理。

早期的教会，他们在这一点认识上面还是蛮清楚的。从圣所出发，怀雅各讲的《圣经复临主义》，他把得救的信息放在最后一条。这和希伯来书的结构是一样的——希伯来书把信心的人放在第十一章来讲，放在洁净圣所之后。

所以后来看早期的这个发展，实际上不完全，但方向、路径是对的。但是 1931 年的这个转向，已经变成了从个人的洗礼、重生作为入口，不是把进入末后的现代真理、进入天上的圣所作为入口。它的起点、入口位置发生了变化了。

十字架的神学在这里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，成为一种默认的讲述我们信仰的入口。反过来讲，我们复临信仰的特色——圣所、查案审判、洁净圣所等等——变成只是一个特色的板块，个人的成圣和宇宙之间的审判这两者之间，也没有建立好一个根本性的桥梁，彼此的沟通。

四、关键问题：洁净圣所与查案审判的关系

1931 年的信条，它的问题不在于遗漏了什么，而是重新重组了教义讲述的方式。以前我们是从洁净圣所、从耶稣进入至圣所开始来讲福音，作为救恩事件的封顶。因为洁净圣所就是把人的罪最后完全清理干净。

现在把它转过来了，从一个人受洗、从个人起点开始，转向终局、转向结束。在这个 22 条中间，还是可以看到在宇宙结束的时候，三天使信息的紧迫性宣告还可以感受到。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走向伦理劝诫或者生活指南的方向，这种趋势已经出现。

在实践中间，这些命题性的信条和我们所讲述的救赎计划、现在幕后的大事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留给教友们自己来处理了。

这里要澄清一个关键问题：**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关系**。我们在这次的回顾中间讲了好几次了——洁净圣所要求有查案审判，查案审判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，它是包含在洁净圣所里面的一个过程。两者有密切的关系，但不是画等号的。

2300 日的终点和洁净圣所是但以理书 8:14 的两个时间端点，形成一个时间段。**我举个例子，就好比但以理书英文稿里面所讲的，2300 日的终点指向的是一个过程的完成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瞬间的事件。**但是预言之灵在这方面如此清晰的教导，比方说《善恶之争》

第 23 章里面认为洁净圣所包含了查案审判的工作，这样的一些论述就没有再引起注意。这个导致我们越走越远，甚至于荒唐地认为审判就是福音，审判是福音的一个部分。

但是律法本身是不可能生出恩典的。你不可说把恩典放在律法里面，律法把我们引向基督，基督才有恩典。为什么遮蔽约柜呢？遮蔽约柜就是遮蔽律法的功用，遮蔽律法公正的部分，让恩典流向我们。这个天使不再遮蔽约柜了，就意味着这个天使不再握住四方的风了，最后的七大灾就会临到。七大灾就是上帝的愤怒，是伸张公义、伸张正义的事件。所以当你把这两个混淆的时候，问题就出来了。

五、解释权的转移与长远影响

19 世纪怀爱伦那个年代，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基本上有一个结构性的解释框架：圣所、预言、善恶之争。圣经和先知的亮光构成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，预表、预言、善恶之争是主要的框架。

但是经过 1919 年圣经大会之后，解释权已经换了，转向了圣经学术释经的方向。受过福音派训练的学者，就开始成为解释圣经的权威了。所以 1931 年的这个信仰，虽然没有把这些条文列出来，但是你看见它的解释标准，发生了一些默默的转变。

我这里再插一段我自己的经历。我用英文写了一本《但以理书：宣教视角解读与应用》，结果有人就提出，是不是要经过“圣经研究委员会”看一下？我认为可以，他们一看我用的方法不是他们的“现代学术释经”方法，我用的是“启示-预言体系”解经的方法。他们看这个方法，就给它否定了，说这个“方法论”不对。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，1919 年所改变的那个操作系统，到今天仍然在运行。解释权已经被那些受过特定训练的学者所掌握，而早期教会那种从预言-启示领受亮光的传统，反而被视为“方法论不对”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一开始讲 1919 年圣经大会带来的影响。在这个 22 条里面，你看到称义、成圣、伦理命题式的陈述，这些高度密度的福音派系统神学的语言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

从它的结构上看，末后事件放到信仰板块的后面。余民教会也不是那么突出，主语从“我们余民教会”成为一个整体，转向谈到个人的是否得救。这次的信仰表述，如果还看不出有多么大的转变，那么我们下一次就会来看受它影响的 1957 年的《教义问答》、同一个时期出现的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》、80 年代出现的福特争议，以及 1980 年出现的 27 条。

从它对后面的影响，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，1931 年的这个转向所带来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1931 年的信仰体系为后来出现这些问题，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，打下了基础。后来的发展沿着它的转向越走越远，走到今天就有更多含糊不清的教义出现。

六、结构之变的类比：一张纸的启示

我讲一个东西给你听一下，你去体会，要慢慢地去品。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。你说拿一张纸，把它放在两个杯子之间，然后在上面放个苹果，它是撑不住的。可是如果把这个纸叠一折，再展开，结构发生了变化了，你再把这个苹果放上去，它就没问题了。它的内容都是一样，都是一张纸，但它结构不同，所带来的力度就不一样。

这样的话，我们要讲述现在的真理、讲述永远的福音，你用什么样的结构来讲，它所带来的福音改变人性的力量应当也会不一样。这个不是一下可以体会到的，但是我今天就把这个过程再给大家讲一讲，心里有所了解。

如果是我们年长一点的教友，你看我自己是 90 年代进入教会的，我们能感受到进入教会那个时候，进来就是学习但以理书、启示录，那个时候教会的火热。可今天，我们今天进来的是学 28 条基本信仰。中间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结构上的区别，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效用是不一样的。

七、神学叙事的两条道路

这里我们需要看见，在 1931 年的这个转折背后，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神学叙事道路。

第一条道路：从圣所出发的叙事。这是早期复临信徒的道路。他们把天上圣所发生的事件作为理解一切的起点。耶稣进入至圣所，开始查案审判，这是宇宙历史进入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。从这个起点出发，个人的得救被放在一个宏大的宇宙性事件中来理解。信徒知道自己正生活在人类历史最庄严的时刻，每一天的生活都与天上正在进行的工作紧密相连。这种叙事带来的是紧迫感、使命感，以及对上帝品格深刻的认识。

第二条道路：从个人出发的叙事。这是 1931 年以后逐渐成为主流的道路。它以个人的重生得救为起点，以个人的成圣生活为过程，以最终的得救或沉沦为终点。圣所的真理、查案审判的信息，被放在这个个人化叙事的后面，成为“复临特色的补充”。这种叙事更容易与福音派的个人敬虔相结合，但它失去了那种宇宙性的视野和紧迫感。

这两条道路的差异，不是教义内容的差异，而是看待一切现实的**视角的差异**。前者是从上帝的宝座看世界，后者是从个人的内心看世界。1931 年的 22 条，正是在这个视角的转折点上。

八、余民意识的淡化

与叙事入口转移相伴随的，是余民意识的淡化。在早期复临信徒的自我理解中，他们不只是众多基督教宗派中的一个，而是在末时代被上帝特别兴起的余民教会，肩负着向世界传扬三天使信息的使命。

但是在 1931 年的 22 条中，这种余民意识被淡化了。主语从“我们余民教会”作为一个整体，转向了“个人是否得救”。三天使信息被保留，但它与教会自我理解的联系被削弱了。教会不再首先是肩负使命的余民群体，而是帮助个人得救的属灵团契。

这种转向，为后来复临教会与福音派世界日益密切的互动铺平了道路。一方面，这带来了更多的对话与合作；另一方面，也带来了独特身份的模糊。

九、结语：回归圣所起点的呼召

作为结束，我们大概可以来说一下：

1931 年的 22 条基本信仰，它没有删掉圣所，也没有否定查案审判，当然它继续保持了对洁净圣所的不正确的认识，把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当成差不多、当成同一件事情。

它改变的是什么呢？它改变的是**我们从哪里来讲这个福音**。

早期的复临信徒，从耶稣进入至圣所，从天上圣所发生的查案审判开始，为洁净圣所做准备，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讲福音。1931 年以后，我们还是回到了从十字架和个人得救，从这个角度开始讲。这些内容都还在，但是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不是说在教义的条目方面有重大的改变，而是讲故事的从哪开始，这个入口发生了转移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神学转型，在 1931 年的信仰条款中间，已经悄悄地开始了。

我们今天回顾 1931 年 22 条基本信仰这个历史过程，今天似乎很遥远，但是它所表现的信仰的体系与结构，又和我们今天的 28 条基本信仰那样的有相似性。我们的叙事方式发生了变化，个人与十字架的中心以及与末后事件的比例，在信仰体系中间如果说还算平分秋色的话，那么在以后的变化中间，我们会发现复临信仰就成了特色，成了一种摆设，而不是主菜单。

愿主帮助我们对这些历史的回顾给予思考，不是给予一个匆匆的结论。也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信仰中间，能够继续像早期的先驱一样，从圣所开始追随基督的脚步，来看明幕后的救赎大计。

我们今天算是一个过渡。下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来分析，解经方法发生变化以后，我们的圣经注释出现了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官方地来确定解经方法的改变，以及 1957 年的《圣经问答》，把整个叙述、整个解释的这套语言完全更换了。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，它是怎么引起的，有什么样的后果？我们就下一周再说。

所以今天的 1931 年 22 条基本信仰的简单回顾，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：它不是说在教义的条目上面有什么不一样，而是改变了讲故事的方式，因此为后来的一些变化打下了一个基础。

我们献上祷告：

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段历史的回顾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而是能够在灵性上看见，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柱石是何等的重要。求你让我们能够回归到从圣所出发的福音，让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时代，看清楚你正在天上为我们所做的工作。愿我们不被这个时代的神学潮流所摇动，而是坚定地站立在你真理的磐石之上。愿你的教会能够重新找回那从圣所发出的呼召，以三天使信息的大能，向这个世代传讲你永远的福音。奉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阿门！